

沒有名利慾的。」證之於他這麼多年來默默地在南部耕耘，獨來獨往的個性，這也可看出他作為一個詩人的可愛的一面吧！

至於他的繪畫，是近年來的事，但對他來說，一樣愛得深，愛得狂熱。已經在臺北美國新聞處、幼獅畫廊及高雄等處舉行過數次個展，每一次都有相當的進步，畫家莊喆說他的畫顯然不需要通過對形式的描摹階段，這點得力於他的詩思與詩情，在繪畫樣式長久的觀察上，他早已胸有成竹，這些毫無疑問的顯出他畫畫的卓越領悟能力。（林煥彰）



魯 蛟

魯蛟本名張騰蛟，也用魯丁發表雜文；山東高密縣人，民國十九年年生，四十二年開始寫作，曾獲第一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短詩首獎，中國文藝協會第十六屆（六十四年度）文藝獎章詩歌獎，主編過「精忠日報」副刊，現任公職。

與來自大陸的中年一代大多數作家一樣，魯蛟也有他深覺遺憾的地方；他說：「我的學齡歲月幾乎都交給了砲聲。」

魯蛟雖然沒有一張文憑，沒有受完完全全的教育，可是在他的少年時期，却有一段頗為艱苦的求學過程。

他父親是位受雇代人唸完全部大學課程，却無大學文憑的讀書人。因為自己沒有文憑而屈居鄉間小學當一名國文教師，感到莫大的遺憾，所以把期望寄托在魯蛟身上，希望他在每個教育的階段結束時，都能獲得一張合法的文憑。而魯蛟從小也因此誓志要努力達成他父親的願望。可是當魯蛟七至十歲時，他們家鄉正處於私塾

和學堂交替的真空時期，很多孩子都失去了讀書的機會，魯蛟也只能在他父親自設的私塾裏混過「初小」的學業，直到十一歲時，洋學堂在他們莊上成立，他才得憑着他父親在炕頭上爲他「惡補」，而擠進五年級就讀。不幸，第二年蘆溝橋事變爆發，他站在六年級的上學期裏，眼見着即將到手的第一張文憑，却在淚眼中幻滅！隨後，全面抗戰開始，敵後游擊區裏紛紛設立學校，他乃以同等學力考入初中。但好景不長，大約過了一年半的中學生活，惡劣的命運又來臨；猖狂的北極熊就在他家鄉築起了地獄，他的初中學歷也就此中止。勝利後，當他以十七歲的年齡背着小包袱要去當一名小難民的時候，他父親還不忘以「繼續設法求學」作爲臨別的贈言。他也把它深深刻在心上，隨時都在作着繼續升學的努力。因此，他離鄉後不久，當他一蒙受賑濟機構資助給予一張臨時飯票時，他又以同等學力闖進了後期師範的大門。那是民國三十七年的下半年，他才剛剛在那個大門裏摸索了四個月，但華北的局勢又逆轉了，他綜觀當時國家大勢，乃決心放棄文憑，毅然拿起槍桿子來捍衛多難的國家。……

對於一個現代人而言，「文憑」的確是一個不可或缺憑藉，但對於一個勤於自勵奮發的作家來說，它並不是頂爲重要的東西。民國三十八年，魯蛟隨軍來臺後，他底求學的衝勁還相當強烈；起初，他還時常想去闖闖大學之門，可是囿於環境，後來也就不敢再奢想那張文憑。不過他並不因此放棄學習，反而更加努力於充實自己，不斷地自我教育。

在文學的領域裏，魯蛟已投資了二十多年的歲月。他默默的寫作，正如他默默地不斷充實自己一樣。開始時他寫詩，後來因爲興趣廣泛，也旁及了散文、小說、評論和兒童文學。最近一、兩年來，他幾乎是以一種狂熱的態度去從事散文的創作；我們可常在「聯副」看到他令人喜愛的散文。他說這算是在創作上的一種自覺，因爲他覺得散文較之詩和小說，更能表現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意見。另外的理由是想用詩的血液去營養散文。同時也告訴那些對現代詩一直持有偏見的人們，這些寫「怪詩」的傢伙也是會寫一些散文的，而且是多多少少與衆不同的那種……

魯蛟除了勤於創作和充實自己之外，他還非常關心我國當代文學的譯介：民國六十年，他即獨自編選一本「當代中國短篇小說選集」，譯成英文（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）出版。

魯蛟雖少小離家，隻身來臺，但在文學上的成就一樣，他已有了一個美滿的家：這些都是他努力的結果，也都是值得欣喜的。（林煥彰）

作家書目

作者書	名類	別	出版者	出版年月	定價	開本	頁數	有否存書	備註
朱學恕 三葉螺線	新	詩	創世紀詩社	五一、八	一八	二四	九〇	無	
朱學恕 給海	散	文	大業書局	五九、八	三四	三二	二〇〇	無	
朱學恕 海嫁	新	詩	讀者書局	六十、九	二十	三一	一二〇	無	
朱學恕 舵手	短篇小說	讀者書局	六三、一	二十	四十	三一	一五〇	無	
朱學恕 海之組曲	新	詩	山水詩社	六四、三	三五	三二	二五〇	有	
朱沉多 泥土與哲人	散	文	五山文叢	三十七、				無	
朱沉多 古城的嘆息	新	詩	野風出版社	四十二、十	三	三六	六十	無	
朱沉多 愛底頌讚	新	詩	野風出版社	四十四、三	四	三二	七十	無	
朱沉多 頌歌	新	詩	野風出版社	四十四、十	四	三二	四八	無	
朱沉多 玫瑰的上午	新	詩	現代詩社	五十、五	六	三二	五六	無	
朱沉多 回音集	新	詩	自印	五十、十二	無	三一	六十	無	